

中國的魯登道夫

蕭毅肅名揚國際

(二)

●蕭祖惠（大陸作家）

滇緬公路戰時咽喉

自從一九四二年日軍佔領滇西後，松山的戰略地位就變得非常重要。它不僅牢牢控制了滇緬公路將近一百公里的盤山路段，把它完全置於炮火控制之下，因此被美國報紙稱為「滇緬公路上的直布羅陀」。此外，更與騰衝、龍陵形成犄角之勢，互相呼應。

其防禦工事，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戰需要構築，極為堅固複雜。主要碉堡不但可容數十人，而且下層還可兼作儲藏室及生活起居之用。大小碉堡上百，皆有地道相通。各主要碉堡間，甚至坦克車也能進出活動自如。完工後，日本緬甸派遣軍總司令河邊正三中將，第十五軍司令牟田口廉也中將和第五十六師團長松山祐三中將，

都現場觀看重炮轟和飛機轟炸試驗。證明連數枚五百磅的炸彈直接命中，也不能使工事內部受到損傷。

蕭毅肅將軍排除萬難，督促部隊強渡怒江，克復松山，解決了打通滇緬公路的最大困難，美國戰史還明述是那時同盟國，全亞洲各戰場上，唯一打勝仗的地方。美國官方戰史的描述則是「當時兵力最大的陸上戰場，又是全世界最高的地面戰場，在兩層雲之上，是中國軍隊七年來第一次真正的進攻作戰，而且戰勝」。

蕭毅肅也經常到最前線去了解情況。有一回，一顆迫擊炮彈就掉在身旁不遠，他的右面部和前額還受了點輕傷。日本號稱世界最堅強的松山堡壘，不但工事堅固，防守的日軍也極頑強，於斷糧第三天竟由其指揮官下令吃人肉。飢餓

的日本士兵就將那些剛死去的或即將死去的中國士兵拖回來，在戰壕裏燃起火堆，血淋淋地燒烤，而相當有效地支持了日軍繼續戰鬥的能力。

最後，除八個軍妓被允許下山投降外，僅有一人奉令潛出向上級呈遞有功官兵事跡，並將官兵遺書、日記、信件轉交其家屬而得以生還。

過河之卒有進無退

就在那時，蔣委員長獲得情報日軍大舉增援，忽然下令全面撤退。蕭將軍大驚，立刻去找衛立煌長官。因中國沿海一帶盡失，已無海港可用，只有打通滇緬公路，美國的援助物資才能運進來，滇緬公路已是中國唯一的生命線。遠征軍承受了這樣重大的犧牲，已經克復了打通滇緬公路

最困難的部分（松山堡壘），就此撤退，未免不值。而且，如果龍雲叛變，重慶就完了。撤退只有危險，沒有好處。蕭毅肅還認爲蔣委員長獲得的情報不確，就算日軍增援，遠征軍也可以頂得住。

衛立煌完全同意蕭毅肅將軍的看法，但他也不是蔣委員長的嫡系人物，只好拿朋友的身分勸說：「如果撤退，我們是奉命行事。如果抗命，打了敗仗要坐土橋的（軍人監獄的綽號）。」最後還是由蕭將軍去見蔣委員長，當面分析全般狀況，說個清楚。雖然當時的軍令部次長劉斐認爲必敗而竭力反對，結果蔣委員長還是同意取消撤退命令，並授權繼續進攻。

赫赫戰功舉世同欽

松山的勝利，消除了打通滇緬公路的最大障礙，使國內亟需但必須仰賴美國援助的軍需民用物資，得以經由陸路大量輸入，進而奠定後來全面對日反攻作戰的基礎。

遠征軍終於在最短期間（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），打通了滇緬公路。蕭將軍則在滇西反攻戰進入尾聲時，奉調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的中國陸軍總

司令部參謀長（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正式任職，但奉令提前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，參加籌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），而沒有參加一月二十八日的滇緬公路通車典禮。

次年，民國三十四（一九四五）年一月一日，國府以「滇西怒江戰役，運籌決策，獨具卓見，使作戰指導，毫無遺憾，致達成重大之勝利」，授予蕭將軍青天白日勳章。

美國杜魯門總統也以美軍大元帥身分，對蕭毅肅將軍頒贈嘉猷勳績勳章一座，又再以美國大總統身分，特別爲蕭將軍計劃及督導怒江戰役，對同盟國之貢獻，對你再頒贈獎狀一軸。

貴州獨山計敗日寇

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，日軍在我國西南地區長驅直入。湯恩伯將軍奉令率部馳援，因爲情況緊急，在中國戰史上開了國內空運部隊的先例。十二月初獨山失守，陪都（重慶）震動，政府計劃遷往西昌。蔣委員長指令何應欽前往督戰，何應欽就提出要蕭毅肅同往。

蕭毅肅將軍那時雖已在昆明參加籌組

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」，但本職還是遠征軍的參謀長。於奉到命令後立刻飛往重慶，見過蔣委員長的第二天，就與何應欽同車前往貴陽。

緊接著，蔣委員長又命他的侍從室主任林蔚文將軍，傳達命令退守畢節往貴陽。

何應欽奉命唯謹，蕭將軍則不表同意，親自向林蔚文將軍在電話上解釋當前情況，指出畢節山區早寒，已來不及在冰凍的地上挖掘構築防禦工事。同時，蕭將軍更指出日軍深入數百里，這樣情形恐怕連日軍自己也沒有料到，他們的補給跟不上來，戰鬥力一定減弱，正是我們反攻的機會。林蔚文將軍認爲有理，轉向蔣委員長報告，蔣委員長同意蕭將軍的看法，授權蕭將軍直接處理。

湯恩伯將軍獲得蕭毅肅將軍的欺敵及兵力部署機宜指示後，果然將日軍逐退數百里。因此湯恩伯將軍對蕭將軍極爲欽佩，進而成了好友。勝利後，湯恩伯爲表示敬意，就把他擔任京滬區受降主官時，日本司令官呈獻給他的佩刀，轉送給了蕭將軍。

當時若沒有蕭毅肅的堅持，國府很可

能因軍事失敗而遷往西昌。往後的中華民國對日抗戰，也可能是另外一種結局了。

湘西會戰力挽狂瀾

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，日軍進犯湖南，為中國陸軍總司令部，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成立以來的最大規模會戰。日軍的作戰目標，為佔領中美聯合空軍的主要基地芷江機場。若芷江機場有失，國軍不但將失去空中優勢，重慶和昆明也將直接受到日本空軍的威脅，是抗戰末期關係著國家生死存亡的殊死鬥爭，中美聯合空軍也傾全力協同作戰。

這次會戰，國府投入了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（新六軍兩個師，第二十六軍一個師及第九十四軍三個師），王耀武的第四方面軍（第十八軍三個師，第七十三軍三個師，第七十四軍三個師，第一〇〇軍兩個師及兩個直屬師），和王敬久的第十集團軍（第三十九軍一個師，及第九十二軍兩個師），總共二十二個師。但新六軍未實際參加戰鬥，第十集團軍亦有兩個師未及參加作戰，故真正參戰兵力為十八個師。在會戰的全部過程中，均實際由蕭將

軍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的名義直接指揮，指揮的對象，為我方投入兵力的各師師長。蕭毅肅一方面要克敵制勝，一方面要減低我軍傷亡，再一方面還要應付美方的囉唆。他夜以繼日地與第一線各師長電話連絡，以了解和掌握敵我雙方情況，對兵力的運用費盡思考。湯恩伯因為有貴州獨山的經驗，對蕭將軍信心十足；但王耀武對蕭毅肅將軍就比較生疏，所以何應欽就把副參謀長冷欣將軍派去，協助並監督第四方面軍對命令的執行。

美國的在華美軍作戰司令麥克魯將軍，也臨時指派他的參謀長巴貝將軍到第四方面軍去。因巴貝將軍不完全了解中國特有的狀況，一直不斷抗議陸軍總司令部干預了次級司令部的指揮權，和蕭將軍不早把總預備隊投入戰場，連何應欽也受到影響。

為堅定何應欽將軍的信心，蕭毅肅將軍特別向他做了詳盡的分析。何應欽將軍問蕭毅肅將軍可能保證，蕭將軍就說願以身家性命作保。何應欽還半開玩笑地說「軍中無戲言」，蕭毅肅也套用三國演義的話回答道「願立軍令狀」。當然何應欽並沒有真的那麼做，但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的

緊張情形。

輝煌戰果舉世同欽

蕭毅肅每天隨戰況調整兵力部署，起初，第一線部隊可支持的時間，以一個星期或幾天計，後來逐漸縮短到只有一天半天。一直等到最後一刻，我軍第一線已難再支持，而日軍也全力用盡，才把總預備隊（兩個完整的師）作戰略投入，一舉擊潰日軍，乘勝追擊，收復了超過會戰以前的大片國土，造成戰績輝煌的勝利。到了這時蕭將軍才有工夫向美方解釋所作所為。後來開檢討會時，美方的麥克魯將軍從口袋裏掏出一份巴貝將軍的賀電，有點不好意思的宣讀：「我還沒有開口說話，臉就紅了，……以後還要請何總司令多多干預。」後來蕭將軍為此奉頒三等寶鼎勳章，美方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敘勳，也對他頒贈金橡葉自由勳章（一九四六年四月三十日），這是蕭將軍最後一次親自指揮的戰役。

美國自由勳章頒贈詞譯文如下：
美利堅合眾國大總統杜魯門，為中國陸軍中將（註：原文為少將）蕭毅肅，於一九四五年元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期間，

由於其非凡的敏銳觀察和精確的推斷，在整個中國戰場的軍事行動控制上，作出了極爲傑出的貢獻。由於蕭毅肅將軍的遠見和無懈可擊的判斷力，實質上導致了中國軍事方面的成功。蕭毅肅將軍在其職務上的表現，已爲他自己和中國軍隊贏得了極大的榮譽。

由於這次會戰替中國掙足了面子，軍事委員會還特地邀請各國駐華武官參觀戰場。

戴笠將軍看到了軍統局偵截到的，蘇聯武官羅申少將拍回莫斯科的報告「這是一場中國軍隊，用中國武器，打的真正的大勝仗」後，還特別前來向蕭將軍親自做私人恭賀。

軍事天才古今輝映

多年前，臺灣的國防雜誌第四卷第五期，刊有萬仞先生的專題論文「論坎尼模式」，文中（第六十二至六十三頁）論及此次湘西會戰時，曾有如下評論：

「……日軍即開始積極修築公路和屯積補給，並分別集結兵力。至四月初，全部兵力已達七、八萬人，由其第二十軍統一指揮，下轄六個師團，和一個獨立旅團

，其目的爲殲滅國軍在湘西的野戰軍並佔領芷江機場。

「我方在湘西地區中的全部兵力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統一指揮，其參謀長爲蕭毅肅將軍。何蕭二公的關係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名將興登堡（Von Hindenburg）和魯登道夫（E.F.W. Ludendorff）之間的關係極爲相似。興登堡曾獲得『你怎樣說元帥』（Marshal Was-saget-du）的雅號，因他凡事都要請教魯登道夫。何公也幾乎是一樣，有人問他什麼問題，他總是回答說：『你去問蕭參謀長！』所以，事實上，湘西會戰的全盤戰略指導都是由蕭公負責。

「二月初，我方已獲得日軍蠢動的情報，蕭公曾指出王耀武雖無他長，但他在會戰前夕曾俘獲日軍官兵約百餘人，實爲一大貢獻。這些日本人成爲重要情報來源，尤其日本軍官都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毫無掩飾地獲得許多機密資料都寫上，遂使我方對於敵情獲得『先知』的利益。

「中國陸軍總部所指揮的兵力相當龐大，戰區的面積也相當遼闊。部隊的素質和數量都有很大差異，尤其是地形惡劣，交通不便，而國軍又缺乏運輸工具，幾乎

全靠徒步行軍，構成重大困難。不過，有一重大優點就是空軍實力已遠超過日軍。據日軍的記錄，中美空軍的活動曾使日軍的行動受到嚴重的影響，尤其是對於我方大規模空運更有嘆爲觀止之感。其記錄中有云：

「『本作戰中，中國軍之特點爲以強大美空軍之輸送部隊實施空運兵力。日軍攻勢開始時，中國軍立即自昆明向芷江機場開始空運，四日之間約運一個師，迄月底以前，連續十數日，已將新編第六軍空運完畢。』

「當時國軍的全盤戰略計劃是以兵力最多的王耀武第四方面軍（轄第七十三、第七十四、第一〇〇、第十八八等四個軍）守著正面，擋著進攻的日軍，且戰且走，但以退到洪江之線爲極限。同時調集第三方面軍的第九十四軍，和第十集團軍的第九十二軍，兼程向日軍側面及後方進逼。此外，又立即空運新編第六軍爲總預備隊。等到日軍進抵洪江之線，已成強弩之末時，國軍即開始從三方面發動反攻，而以將日軍圍殲於新化和武岡之間爲最後目的。

「從以上的敘述即可明瞭當時所採取

者即為坎尼模式，但誠如拿破崙所云，戰爭理論實在很簡單，問題在於執行；又如克勞塞維茨所云，簡單的事情並不容易。以湘西會戰而言，最大的難題是國軍機動力太差，行動非常遲緩，所以，真正的關鍵是正面上的兵力必須能苦撐達足夠的時間，然後始能完成合圍之勢。

堅忍負重終獲勝利

「日軍於四月上旬開始進攻，一路都受到國軍阻擊，到四月底已進至洞口和武岡附近，攻勢始略告頓挫。此時退守最後防線的第四方面軍也已疲憊不堪，損失重大。但正在向敵軍側面和後方壓迫的我軍兵力卻還要差一段距離。到五月初，日軍開始發動最後的猛攻，王耀武到此時精神上已經支持不住，一再向總部要求准許其所部撤退沅江，而若干美籍將領也隨聲附和，但均為蕭公所嚴詞拒絕。

「蕭公事後曾告訴作者說，當時他真有度日如年之感，唯一的辦法就是猛抽香煙，一天要抽一聽(罐)三砲台。誠如魯登道夫所云：『一位將軍要能負重，要有堅強的精神力』假使當時若無蕭公毅然堅持，則湘西會戰不可能有勝利的結局。

「五月八日，國軍都已到達所計劃的位置，於是開始反攻。作為總預備隊的精銳兵力，也立即投入戰鬥。上文曾經指出在坎尼會戰時有一決定性因素，即迦太基的騎兵。湘西會戰中也有一類似因素，那就是我方的中美聯合空軍。在會戰期中，空軍曾傾全力支援地面作戰，並對敵軍後方交通線予以重大打擊。

「據日方的記載，其所謂派遣軍總部曾在五月八日命令停止作戰，並撤退其深入湘西的兵力。但實際上，其兵力已陷我方包圍之中，最後，日軍雖有部分突圍逃走，但損失已超過萬餘人，為其在大陸戰場上罕見的大敗。

「國民革命戰史認為『此次會戰，國軍之戰略指導成功，能依計劃於預定地區，將日軍大部擊滅或擊潰，使其損失重大，因之對雙方士氣，影響甚大。』

「美國人也盛讚國軍的英勇：『參加芷江會戰的中國部隊官兵並未領到編制上的武器裝備，也還沒有經過有計劃的訓練，但已表現得非常勇敢。』

「不過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記載都不曾提到真正的幕後英雄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蕭毅肅將軍。蕭將軍已經逝世十三年，我們應該替他向歷史討回這一段公道。……」(未完待續)

(魯登道夫小傳請參閱八十四頁)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本誌三八八期第廿三頁「中外詩壇」——「抗老」第四句應為「『甩』動歸來腦更清」誤為「『風』動歸來腦更清」，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吳笠田先生致歉。

△第三八八期第六十三頁下欄第二十行：袁世凱一九一六年逝世時應為「五十七歲」誤為「五十一歲」感謝讀者陳仲良先生來函指正。

△第三八八期第六十六頁下欄第二行「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在滿洲發生的『肺炎』大瘟疫，死人六萬……」文中「肺炎」應改為「鼠疫」。謝謝台大醫學院藥學系元老孫雲燾博士來函指正。